

张恨水
著

春明外史

以爱情为线，串连政客、流氓、文人、演员、学生、妓女、僧侣、车夫、乞丐各色人等，辐射豪门、剧场、妓院、公寓、会馆、学校、胡同、大杂院、俱乐部各个场所，堪称民国时期的北京风俗图！



岳麓書社

春明外史

下

张恨水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明外史/张恨水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80761-837-9

I. ①春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10 号

CHUNMING WAISHI

春明外史

作者:张恨水

责任编辑:曾倩 蒋浩 彭天仪 龚昊 黄佩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http://lzfts. tmall. com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62. 25

字数:956 千字

印数:1—6 000

ISBN 978-7-80761-837-9/I · 1164

定价:65. 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作者简介：

张恨水，原名心远，安徽潜山人。著名章回小说家，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，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，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“章回小说大家”和“通俗文学大师”第一人。一生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，著有一百多部长篇通俗小说，曾被老舍称为“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”。

第四十六回

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 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

那方好古把棋子棋盘全放在桌上，拿着一本日本人印的围棋谱，在那里看，一只手伸在棋子盒子里，抓着棋子响，口里念着，手里还是在抓。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摇头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微笑，最后，拿手拍着桌子，笑道：“对了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方先生好用功。”方好古抬头一见杨杏园，笑道：“呵哟，客进来了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请坐！”杨杏园道：“我早就来了，刚才在里面查一篇书。听说方先生一早就到庙里下棋去了，这样有兴，棋一定是好的。”方好古道：“哪是啊！对门那个慧空和尚，你别看他四字都来，倒下得一手好棋。”杨杏园一听，不由得笑了。方好古道：“杨先生你别笑，可是真话。我不懂他这个不论荤素的和尚，怎样会下出这一手好棋？再说下棋一样事，似乎也是天性中带来的。我常在中央公园春明馆里看见有一对上十岁的小孩子，和国手对着，居然只差半个子的位分。我白下了几十年的棋，我就不解何以不如他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倒是真的，听说有棋神童之号。不过就算是个棋神童，造成一个国手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”方好古笑道：“我猜你就不会下棋，不懂得这里面的趣味。也不要说没有好处，这个孩子的父亲听说是一个金事，棋倒平常。现在因为带这两个小孩，进公府去下过几回棋，倒平白添了好几个差事，岂不是好处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也是碰得好，现在这位老总，正是喜欢下棋的，遇到别人，就不行了。公府里养着这样下棋的朋友，有十几个，谁不是拿几百元一月。有两个日本名手，就因为会下棋，充当顾问，每月拿三百元薪水。”方好古道：“阔人的嗜好，真是怕人！不过好玩罢了，每月倒要花一万八千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汗出在病人身上，反正是国家的钱，多用几个顾问，又要什么紧？”方好古搔着头皮道：“是真的，人总是要有一技之长。就是会下棋，也不愁没饭吃。”李冬青忽然在外面答道：“怎样没饭吃？我都预备好了。”方好古杨杏园听着，都笑了。

起来。

李冬青因为正忙，并没有进来问他们笑些什么，自去做事。方好古因为谈棋谈得正是高兴，只管往下谈，也就没有理会。只有杨杏园在窗子里望着窗子外，见李冬青系着围裙，卷着衫袖，跑进跑出，老大不过意。他们谈了两小时的工夫，李冬青已把饭办好，就和她家里的女仆，收拾上面正中的屋子，将菜饭全摆在桌上，然后自己脱下围裙，舀水洗了手脸，放下衫袖，亲自到客厅里请杨杏园方好古入座。因为李老太太和杨杏园也是熟人，并不避开，都共一桌子坐了。杨杏园一看大碗小碟子摆了一桌子，笑道：“怎样弄许多菜？太客气了。”方好古道：“杨先生说是客气不是，可是还有一个大缺点。”便笑问李冬青道：“你猜是什么？”李冬青正扶起筷子来，便握着筷子直竖在桌上，偏着头微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哦！我明白了，没有打酒。”方好古笑道：“这算你明白了。”李冬青道：“不是我忘了。我以为吃早饭喝空心酒，很不合宜。而且杨先生是有事的人，怎样好让人家喝醉了回去呢？”方好古道：“喝早酒哪里就会醉？要是果然如此，早上就没有喝酒的人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是那样说，并不是早酒醉人，实在是空心酒醉人。若是一个下午起来，晚上的酒，一样不宜喝了。其实我根本上就不会喝酒，却也不必客气。”方好古见客主的意见一致，自然不再多说。李冬青笑道：“这种菜，请人吃便饭，已经就不好意思，还一定要酒，正正经经的请客，那反而寒碜。”杨杏园正夹着一块红烧鲫鱼，笑道：“这种菜，还不能吃吗？我除了上江南馆子而外，简直碰不着吃这个东西的机会。而且馆子里的菜，总嫌油腻，没有家里弄的家常菜好吃。”李冬青低着头吃菜，一面笑道：“这未免客气过甚。世上哪有家常菜比馆子里的菜还好吃的？”方好古道：“我说句公平话，好吃不好吃，那倒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就是有些油汁，比杨先生会馆里那种吃喝，总好一点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单身作客的人，哪里能够有在家的日子好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我听说杨先生的寓所很幽静的，不然，那种会馆生活，怎样可以久过？”她这一句话，提起了杨杏园搬家的心事，说道：“地方虽然还算幽静，究竟和那些住会馆的人，同一个大门进出，非常讨厌。我早就有搬出会馆的意思，昨日又临时受了一种刺激，我便决定了搬家。”李冬青道：“就是我们这里过去第二家，新腾出一所房子，电灯电话自来水都有，而且院子也很宽大，若是租

来，很可以住。不过有一层，就是怕房钱要贵些。”杨杏园听说，便欣然道：“若是房子好，房租多几个钱，那倒不要紧。吃了饭，请引我过去看看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那个看守房子的老婆子，我也认得。早上打电话，我就是在那里借的。我可以问她一句实话，究竟要赁多少钱？”杨杏园很是高兴，脸上露着微笑，将饭吃毕，喝了一杯茶，就和李冬青去看房子。方好古因为要去下棋，没有跟着来。

这房子外表是个半西式，红漆小门，两棵蓬蓬松松的枣树，高出墙来。杨杏园看见，没有进门，先就有三分愿意。大门是从东而进，房子却是坐北朝南的。这里是个假四合院子，东西两间房正面两明一暗，院子有两株枣树，正中用两三尺高的扁柏树，编着篱笆。东首一个月亮门进去，又挡着一个芦杆篱笆，满铺着牵牛花。在这边就看见篱笆里两株洋槐，一株柳树。转过来，洋槐是这院子里的，柳树却是邻家的，隔着一扇粉墙呢。这院子里，也是东西北房，而且有走廊相连。杨杏园道：“这屋子虽不多，倒也曲折得有趣。”这句话未完，上面屋子里，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说道：“看房子的吗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是的。”老婆子笑道：“原来是李小姐，你给我们荐房客来了。”又对杨杏园道：“这房子真好，什么也齐全，连内外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女太太们住在里院，老爷们住在外院，就同两家一样。你先生要是带了太太来看，准乐意。”李冬青听见这老婆子夹七夹八的说，只好闪开，推开东屋子里房门，伸进去去看看。杨杏园道：“这房要赁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”老婆子道：“要赁六十块钱，清三份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什么叫清三份？”李冬青笑着走过来，说道：“来北京这些年，还不知道吗？在北京赁房子，第一个月，是要出四个月租钱的，所以呢？你赁房子的时候，得付三个月，一个月是先赁的租钱，一个月押租。北京叫做茶钱，将来不住了，最后一月，可以不要钱，就叫住茶钱。一个月是打扫费，其实并不打扫什么，不过房东家里的仆役和看守空房的，分几个花罢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也只有三个月啊？”李冬青道：“虽然是三个月，是先要房钱的缘故。你这月初一起租的，到了下月初一，又要出房钱，不是三十天之内，要四个月房钱吗？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有些像写卖驴契约，写了三千言，驴字还没出现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不错！清三份这个名词，我还没有解释。原来他们要的这三份房钱，那笔打扫费，不但是他那边仆役要朋分，就是房客这边的佣人，也可以分一

半的，所以实际上，他只收到两份半。因此有些房东，不肯分给房客的佣人，要实收三个月，这就叫清三份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幸得我今天请了一位顾问来，要不然，我还回答不出来呢。”嘴里说着，心里可是一想，不成功了，我哪有那些个闲钱？马上搬家，三十天之内，倒要拿出二百四十元现洋来。

随便看了一眼，正想走出去，只见一个胖子，长袍马褂，拿着一把大折扇，不分次数的摇着走了进来。他一见杨杏园，连忙取下头上的草帽，捧住作揖。说道：“久违久违。可是天天在报上读你的大作，也就和看见阁下一般。”杨杏园看时，原来是同乡富学仁。他原是个京官，现在因为经商发财，索性弃官不做，专干买卖，所以手边下很有几个积蓄。不过他有些儿斗方名士臭味，喜欢结交有名的文人。正当的书，倒不看，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杂志，他家里无所不备。前两年到上海去，被一个办小报的骗了他两千多块钱，这名士迷才好些。不过对于几个持身拘谨些的文人，却依旧是好和他们来往。他素来喜欢杨杏园的文字，因此由同乡的介绍，成了朋友。杨杏园因为他是个有钱的人，多少有些市侩的脾气，总是和他疏疏落落的，不肯怎样亲密。有两三个月没有见面，不想今天在这里碰见了。杨杏园道：“我总是匆忙，没有工夫去奉看。”富学仁笑道：“哪里是没有工夫，就嫌我们是个俗人罢了。可是我也很知趣，并不到贵寓去打搅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言重言重。”富学仁道：“杨先生替人赁房子吗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不，我自己赁。”富学仁对李冬青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说道：“啊！杨先生自己赁。”说到这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房子怎样，倒还洁净吉利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也不过偶然高兴，其实我住在会馆里不搬，也不要紧。若是花钱不多，我可以搬出会馆来往，现在要六十块钱一个月，那是非等我发财不可了。”富学仁想了一想，又微笑了一笑。一抬眼，正和李冬青打一个照面，便笑着点了一个头，掉过脸来，问杨杏园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杨杏园不等他说完，连忙接着说道：“这是李女士，也就住在这前面。我今天来访李老太太，李女士告诉我，说这里有一所房子，所以看一看。”李冬青见富学仁一问时，觉得他太唐突些，后来杨杏园抢着先说了，倒很佩服杨杏园机灵。富学仁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那房子是我的，杏园兄要搬来住，随便给我几个房钱都可以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哪有这样的办法！我现在找朋友去，若是可以找到合居的朋友，我再

回你的信。”富学仁见他有不愿赁的情形，也不能勉强，说了几句闲话，便送他和李冬青出来。杨杏园对于这事，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

到了次日，富学仁忽然专程来拜访，先就问杨杏园对于那房子，究竟合意不合意？杨杏园道：“合意是合意，老实告诉你，就是一半的房钱，我也出不起呢。”富学仁道：“只要杏园兄合意，那就好办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倒不必客气，我也不一定要赁房住。”富学仁道：“并不是客气，开门见山的话，这里面，自然有个相互的条件。你听我细说，舍下有三个小孩子，两个在中学，一个在大学预科。看着也都是和我们一般长，一般大的人了。说起话来，满口是新名词，倒是斯文一脉，可是要做百十来个字的東西，简直看不上眼，尤其是在中学三年级的，我那个舍侄，天天忙着著述，我真给他酸死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青年著作家，这也很多，有什么不可以。”富学仁正摇着扇子，右手把扇子一收，啪的一声在左手巴掌心里打了一下，皱着眉道：“那样是什么著作呀？你看他，抄本倒是很讲究的，上出道林纸，打着横丝格子，封面是九十镑的白纸，请人画着红玫瑰花。还要在上面滴上几点香水。中国的毛笔不时髦，要用自来水笔蘸着玫瑰紫的墨水来写。”杨杏园道：“爱漂亮，这也是年轻人的天性，不算什么。”富学仁道：“排场尽管漂亮，那文章简直不晓得他说些什么。我看了几遍，简直不懂一句。我想这种毛病，都是不读书之过，非请一位好好的国文先生，从根本上来培植一下，决计是好不了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现在科学时代，文字以适用为止，何必个个都要变成文学家？”富学仁道：“我哪又敢多求呢？也只希望适用而止呀！可是他们连一封文言的信，都写不通，能说够用了吗？我现在想了一个法子，把那一所房子，作两半，前进让这三个小孩子搬去住，后进就请杏园兄在那里下榻，叫他下学回来，跟着杏园兄随便请教请教。我是没有别的报酬，除你房钱不要外，一切茶水伙食，都是我的。束脩自然也是有的，不过我说不出口，事后再定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呵哟！不敢当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我怎配教人家的国文？至于报酬的话，尤其是谈不到。”富学仁站了起来，伸出那个大肉巴掌，握着杨杏园的手道：“我痴长两岁，叫你一声老弟台。我这种人虽不配和你攀个文字知交，你要知道，我是极端信任你的一个人。刚才所说的话，是我计算了一晚上的话，绝没有半点虚伪，你又何必同我客气呢？”杨杏园见他事出至诚，说道：“凭我这一知半解

的本事，也许可以和令郎令侄帮一点忙，不过我太忙，叫我做坐蒙馆的先生一样，一天教上几点钟书，那是办不到的。”富学仁笑道：“那样办，不但我请不起，岂不是把你当了三家村里的老学究？我的意思，是让他们自己看书，请你随便指点指点。像暑天晚上乘凉的时候，冷天对炉子向火的时候，随便谈谈，都是学问。再说，我这样布置，还有第二个原因。因为舍下人多，他们下学回来，和家里每个人多谈三句话，就没有看书的工夫。要让他住寄宿舍吧？他们手上有钱用，若是交上个三朋四友，胡闹起来，那就更糟了。我既不要他们在家，又不愿他们住寄宿舍，所以生出了这样一个折衷办法。”杨杏园听富学仁说这一番话，倒觉得他真是对子弟读书，打一番算盘的。便笑着说道：“等我考量考量。”富学仁一摇头，也笑道：“唉！我的老弟台！我们还学那种官话做什么？”用手抱着拳头，拱了几拱，说道：“好好，就是这样为定，过一半天，叫他们都来见先生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必，要是用那种俗套，我就不敢从命。等我搬进新屋去的时候，你介绍介绍就是了。”富学仁倒也痛快，就依从了。他又道：“搬家这样事，最是麻烦。这边搬去，是要把整理好了的东西，闹得稀乱，到那边又得把稀乱的东西，重新整理，我看杏园兄对这事有些腻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一点都不错，我就怕这桩事，所以住在这里，三四年，总是懒得移动。”富学仁道：“这样得了。请你只把这边的东西收拾好了，搬家和那边的布置，都是我叫人办理。并且亲自去监督他们。那天，你简直可以在什么地方去听半天戏，等布置妥贴了，再进新屋。好不好？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是最痛快的事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？”富学仁右手拿扇子，点着左手的手指头。说道：“今天是星期二。星期四星期五，打扫裱糊房子。星期六他们搬过去。就是这个星期请你搬过去罢。”杨杏园对于此事，本来无可无不可，日子更没有问题，都答应了。到了星期六，将东西归整好了。次日一早，行李还未曾捆起，富学仁坐着他家里的敞篷马车，便带了人来和他搬东西。杨杏园笑道：“你真太热心了，我觉得过意不去。”富学仁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料理几家铺子，一年到头，都是干这些杂事。干脆，你找地方去吃午饭，吃了饭去听戏，到了晚上，请老弟台进新居，看我这趟差事办得怎样。”杨杏园听了这话，当真把东西捆束好了，一律交付富学仁去搬，自己闲着没事，也真依着他的话去听戏。

这个日子正长，散戏而后，斜阳还照在街上的电灯杆子上。到了新房子里去，富学仁一眼看见，就由屋里，迎到院子里来。携着杨杏园的手道：“来！看看我办的差事如何？”说着，拉着杨杏园到了后院，那正面三间屋，一间给杨杏园做卧室，一间做书房。都是杨杏园原来的东西，分别摆好。正中一间房子，添了一套沙发，六七件宁波木器，全是八成新的。杨杏园道：“谢谢，这太费事了。这倒不像是穷书生的客室呢。”富学仁道：“这哪算客室？客室在前边呢。这个地方，是不让平常的人进来的，只好许一两个人在这里谈心呢。”说着对杨杏园一笑。杨杏园知道他会错了意思，也只付之一笑。说时，一阵进来三个少年，齐齐的对杨杏园鞠了一躬。富学仁指着两个年纪大些的道：“这是舍侄。”又指着小的道：“这是大小子。”杨杏园挨次问了，一个叫家驹，一个叫家骏，一个叫家骥。那富家驹，穿着蓝夏布长衫，是个极诚朴的样子。富家骏穿着白花丝格长衫，衣襟上插着一管自来水笔，白白的面孔，架着大框眼镜，头上四五寸长的头发，又光又黑，一齐梳着往后。他那右手的无名指，还戴着一个嵌绿宝石的戒指。杨杏园一想，这就是那个作家了。富家骥，大概已有十五六岁，脸不十分白，红红的，还像受了累呢。穿着白帆布的制服，裤脚只能齐膝盖，下面是花纹长筒线袜，黄色厚底皮鞋。袜子和裤脚之间，露出一节肉。杨杏园看了，笑着和他们一一点头。富学仁在一边说道：“这位杨先生的学问，我是极佩服的。你们能和杨先生住在一处，真是侥幸，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教训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话太客气，我们住在一处，以后研究研究罢了。”便请他们分别在沙发椅子上坐下，略为问了一点功课。一会儿工夫，电灯亮了，就有富学仁拨在这里伺候三位少爷的听差，请大家到前面去吃饭。原来是由富家厨房里，分了两个人到这面来做饭，杨杏园的伙食，也是富学仁招待了。杨杏园见富学仁这样优待，心里实在不过意。心想，说不得了，我总得给他家里这三个青年，帮一点忙。

吃过饭，富学仁告辞走了，杨杏园自回房来，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信封上写着，“即送呈杨杏园先生”。旁边另写了两个字，“街坊”。拆开信封来，里面是一张粉红信纸，笔墨飞舞写的六个字，“恭贺乔迁之喜”。下面依旧又署着“街坊”两个字。杨杏园认得这个笔迹，是李冬青写来的。她不写名字，却写街坊，自然是游戏出之。可

是本人和冬青书札往还，也不下二三十次，都是端详严谨，绝没有这样说过俏皮话的。心想，一定是她有什么事高兴，所以写这几个字送给我，算是恭贺的意思。只是她既然有这封信来，我也要回她一封信，才是道理。想毕，马上在桌子抽屉里，拿出自己一盒信纸来。原是在琉璃厂南纸店买的，看见这个雪白宣纸，印着杨柳和折枝杏花，美丽极了，便买了回来。自己不过留着玩，一张也没有用过。今天高兴，少不得用它一张。将信纸在桌上铺好，提起笔来一蘸墨盒子里的墨，这就为难起来。心想，这要怎样个写法呢？昂着头一望，见窗子外的槐树缝里，露出一轮月亮，觉得这月亮很有意思，就望着月亮出神。望了一会儿月亮，自己忽然对自己道：“你写信呀，怎样望着月亮？”于是伸笔又蘸了一蘸墨，再要下笔，可是他提起来，依旧不知道怎样写好。凝想着，不禁抬起头来，对着电灯上的珠络又出一会神。看见珠络却纠缠在一处，便把笔杆去挑，忽然一个嘻子从里面跑了出来。由嘻又想到喜。心想，从前听见人家恭贺拜年，不是可以这样答应一句，“大家同喜”吗？她以乔迁之喜来恭贺，我何不妨以大家同喜四个字答复她。想着果然不错，马上在信纸上写了这四个字，旁边也不署名，照样的写了街坊二字。写好，找了一个仿古精印的宣纸信封，把信套上，写明“复陈李冬青女士”，将口封了，便要叫听差送去。忽想一想，到底不妥。她恭贺我乔迁之喜，那是可以的，我怎样能说她同喜呢？她不深究，也还罢了，深究起来，我这搬家，是她介绍的。岂不要生许多误会？说俏皮话，说得好，不过引她一笑。说得不好，仔细会伤感情。如此一层层想去，把刚才一团高兴，完全打消，还自幸没有冒昧送出去。马上把信一把撕了，扔在桌子边字纸篓里。又重新在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纸信封来，把它放在桌上，自己却走出房间来，在院子里散步，打算想出个办法。在院里绕了几个圈儿，只听见前面的钟，当当敲了九下。他想到：“时候已经不早了，这个时候送信到她家里去，似乎有些不便。今晚上只好算了，到明日早上，亲自去道谢得了。”在院里又走了一圈儿。新搬的屋子，觉得处处都有些不合调，有种说不出的感想。好在报馆里的事，早已预备好了。当晚没有做事，就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洗了脸，茶也没喝，便打算到李冬青家去。刚一出门，只见她肋下夹着一个书包，沿着墙荫，往这边走来。杨杏园看

见，早是含笑相迎。李冬青走到门口，笑着点了一点头，说道：“早呀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我是打算早些起来，专诚拜谢，不想早的还有早的。”李冬青道：“因为和人家补习两点钟功课，不能不起早。”说时，在门口略站了一站，依旧挨着墙走。杨杏园站在阶坡上，不觉走下来。说道：“为什么这样打算盘，车子也不坐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我并不是省那几个子的车钱，我想每天借这几趟路，当做柔软运动也是好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为什么伞也不打呢？”李冬青在前面没有做声，杨杏园跟在后面，看见她把头低了一低，好像是在笑的样子。大家以后都没有说什么，只管走了去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已经走到胡同口上。李冬青一回头问道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杨杏园这才醒过来，自己并不要到哪里去，不知怎样因话答话，跟到胡同口上来了。一时答不出所以然来，随便将手一指。说道：“到那边去买点东西呢。”李冬青道：“说不定下午过去奉看，回头会罢。”杨杏园也道：“回头会。”自己便向着手指的地方走去。估量着李冬青过胡同去了，才由原路走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两只鞋子，沾满了尘土，自己想着，真是没来由，这是为着什么？也不由好笑起来。临分手之时，李冬青虽然约着下午来看他，他知道李冬青不很拜访朋友的，当然是当时随口一句话，所以也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白天依旧出去做事。

到了下午回家，一进门，听差就说道：“有两位客在您房间里等着。”杨杏园心想，这一定是同事听说我搬了家，来看我的新屋子来了。一到里面院子，便笑着喊道：“是哪两位不速之客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走进屋来。只见李冬青坐在东屋子里书桌边，翻着一本书看。小麟儿在中间屋子沙发椅上跳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杨先生，我们等了一会子了。”杨杏园大悔孟浪，不该乱喊。李冬青倒是不为意，笑着走出来。说道：“本来进来看房子，就要走的，看见桌上的书，翻了几页，就坐下来了。”杨杏园以为她还是解释不速之客那句话，也说道：“因为听差说是两位客，我想，定是同事的来了呢。”李冬青也十分明白他这句话，是表示刚才一声不速之客，不是有心对自己发的，只有付之一笑。杨杏园看见这种情形，她倒是不曾留意，心里才安慰些。便问李冬青道：“这房子怎样？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比蜗庐自然胜过十倍了。别的罢了，就是这廊宽得好，夏天在槐树荫底下，看书闲坐都好。而且这是有风门的，到了秋末冬初，将玻璃风门完全上起，走廊里面，养菊花

养梅花，都可以经久不坏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话果然，不提起来，我也想不到。梅花呢，还早。马上秋天一到，上了风门，在这走廊里搭起架子，摆上百十来盆菊花，那是有意思。今年我一定多多买些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养菊花，我主张自己一手栽出，买又差一种风味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从前进过几天农业学堂，园艺实习这样，简直是点一个卯儿，都是让学校用的工人代做。如今又丢了这些个年头，越发不成了。”李冬青道：“栽菊花，这也很容易的。我祖传有三十二个歌诀，是艺菊用的，我明天抄一份相送，自己就能动手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个日子，菊花秧子，都有很大了，怕不容易种。而且也没有地方买。”李冬青道：“有的是，常在这条胡同里卖花的一个老头子，他就有呢。”杨杏园说道：“我种着试试看，等它开了，我挑几盆好的相送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我也要种几盆的。到了九十月里，大家的花都开了，不妨比赛比赛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很是高兴，就要李冬青把歌诀抄出来。李冬青笑道：“杨先生，你也有些像无事忙，哪有说做就做的？而且我也不全记得，还要拿出老稿子来抄呢！”杨杏园见李冬青眉飞色舞，很是欢喜的样子，自己也就觉得十分快适。笑道：“现在相隔很近，倒是不忙。倘若我们要是都住在一家，那更好了。”李冬青听了，脸对着一边，一点笑容没有，说道：“人生聚散，哪有一定的呢。现在因为杨先生搬来了相处很近，也许过些时，我家搬到别处去，不又是相隔渐远起来吗？”杨杏园不假思索，口里就说道：“很是很是。”便把这话扯开，说了一些别的事情。他心里虽为这句话，引起一个疙疸似的，李冬青却毫不为意，依旧谈笑自如。谈了一会，她牵着小麟儿自去了。

第四十七回

学尚涂鸦餽釘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寻香

杨杏园送到门口回来，那富家骏却笑着迎上前来，说道：“杨先生，请您替我们列一张功课表吧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不要听令叔的话，还叙那些客套，密斯脱富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随便说出来，大家讨论讨论。”富家骏道：“杨先生，你请到我屋子里去坐坐，我有几样东西，请你看一看。”他住在正屋的东边房，杨杏园便和他一路进去。屋子里列着两架玻璃橱，里面全是西装书。书橱对面壁上，悬着一张模特儿的油画，画下面标了一个小纸条，用图画钉钉住。上面用钢笔写了四个字，“她的浴后”。另外一张水彩画，是一株大芍药，纸上也题了四个字，是“春之烂漫”。另外还有一个蓝布的三角旗，上面有三个红英文字母，大概是一个什么会里的纪念品。旗子边，又挂着一个木匣子，是装凡阿零的。屋子里的桌椅铁床，一切是白色，倒是很洁净。靠窗户摆下了一张写字台，除了一两件笔墨之外，有一个银质镜框子，里面放着一个妙龄女郎的相片。还有一个玉瓷瓶，插一丛鲜花。杨杏园看见，就知道他的性情，微笑了一笑。富家骏以为是笑那张相片呢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杨杏园坐下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大著，请拿出来看看。”富家骏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是拿不出手，不过请杨先生指正，就不怕笑话了。”说着，打开一个抽屉，在里面拿出一叠小本子来，摊在桌上。杨杏园看那小本子的封面，果然如富学仁说的话一样，都是很美丽的。封面标着书名，有名“云光”的，有名“花前之一吻”的，有名“细雨”的，有名“烛影摇红夜”的，还有一个长名字，是“自由之路旁的开花”，看了半天，也不懂什么用意。后来翻到一本，署名“紫藤花下”。杨杏园一想，这个名字，倒也可通。再看书名之下，注着三个小字，“散文诗”。杨杏园想道：“这种名词，很是特别，要说是诗，就是诗，要说是散文，就是散文，怎样诗的上，用散文两个字来形容？我倒要看看。”翻开书的封面，前面也有三四行目录，

一首小序，那不去管它，先看第一篇正文。只见题目是“绿了芭蕉”，原是蒋捷《一剪梅》里最后四个字。题目过去，只见劈头就是一个方角括弧，括弧底下的文字是：“南园风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原来又抄了欧阳修半段《阮郎归》，倒是排列得好看，每句占一行。这四句之外，才是他自己作的。开头几句是：“春风吹不去我心中的愁闷。我的一江春水似的愁，才下心头，又上眉头。爱人呀！这都是你的赠与吧？”再往后看，都是如此。大概是在词曲骈文上，抄些艳丽的句子下来，然后夹上两三句自做的。可以联串的句子就联串起来，不能联串的句子，就另外再写一行。满纸陈言，完全是拼凑起来的一篇文章。题目虽然是“绿了芭蕉”，文中的命意和字句，和题目却毫不相干。前后大概有一千字以外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杨杏园明白了，富家骏是很想作美丽的白话文，又爱别人这种艳丽的文章，所以这两事凑在一处，成了一种并体白话文。弄得白话文既然不能流利，而对旧诗旧词，好像都会，其实完全是个门外汉。这种毛病一深，终身都不会写出一篇干净文字来，非早治不可。自己既受了富学仁的重托，少不得尽一点指导的义务。想了一想，便问富家骏道：“富君也能填词吗？”富家骏道：“我只是喜欢读这种东西，却是不会动手。因为词谱上注明了，哪个字要平，哪个字要仄，一个字一个字，都要考究，这太麻烦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填词难，不难在这上头。只要懂平仄，就能一字一字的分得出来。”富家骏道：“我就很愿意学填词，杨先生就教我这个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可以，不过我有一句话奉告，白话文里面，万万不要把这些美丽的字眼嵌进去。这样做文章，不但没有进步，恐怕反有阻碍。请你从明天起，每天做一篇语体文，一个美丽字眼，也不要加进去，几天之后，我保证你自己一定觉得有进步。”富家骏听了这话，有些将信将疑，正要问其所以然，只听得呛啷啷一下响，接着富家骏，在院子里又“呵”了一声。

杨杏园和富家骏都跑出来看，只见正屋地板上一个足球，兀自转着未歇，窗户上一块大玻璃，打了一个大窟窿。那个皮球，正由这里钻将进来的。那富家骏满脸红红的，站在院子里呆笑。富家骏道：“老三，这又是你闹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！”富家骏笑道：“我在院子里，想一脚把球由门这儿踢进屋里去，不想用力猛了一点儿，它打玻璃上进

去了。”富家骏道：“就是由门里进来，这屋里还有许多零碎东西，就不怕踢吗？”富家骥听说，站着用那踢球的皮鞋，轻轻的踢脚下的花盆，却是低着头好笑。富家驹在西边厢房里伏案对窗看书。听说，也站起来，隔着玻璃窗户对富家骥道：“老三，除了踢球，就没有别事吗？”富家骥道：“我哪里踢了球？”富家驹道：“你说没踢球，你照一照镜子，你的脸，给太阳晒得通红，还没有褪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踢球倒是一样正当的游戏，和体育很有关系。”富家驹走了出来，对杨杏园道：“杨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他们踢球，有许多规定，都是妨碍功课的。据他自己说，教员不好的那堂课，踢球。大家不爱上的那堂课，踢球。下雨之后，天气晴了，踢球。这还罢了，每日下午，最后那一堂课，恨不得他立时就完，马上好去踢球。这个时候，人虽在讲堂上，心就早走了。这哪里使得呢？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踢球的趣味，不过如此，何以这样喜欢？”富家骏道：“我也是不解呢。”富家骥笑着对富家骏道：“各喜欢一门，就各有趣味。譬如你抽屉里那些个本子，都是你瞎涂的。谁也没注意你那个东西，你就宝贝似的，把它放好。而且一天到晚，还是涂，涂完了又装到抽屉里去。试问，这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富家骏当着杨杏园的面，有些难为情，说道：“这是练习做文，说有什么意思没意思。”杨杏园也觉得富家骥小孩子脾气，太不给哥哥留面子，说话竟一点不客气。便插嘴把他兄弟的话头扯开，对富家骥道：“这回华北运动会，你们学校里也有人加入吗？”富家骥听说，平白地一跳，笑道：“我就想去呢。现在几个中学，正预备赛。赛球得了结果，就可以举出选手来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个样子，大概你对于选手很有希望。”富家骥道：“别的学校里，我不敢说。我们学校里，他们踢球的，都踢不过我。”说时，微微一跳，作了一个踢球式，头上的乱头发，掀将起来。

杨杏园看他这样游嬉跳浪的情形，心里想道：“富学仁想把他的子侄，都学文学，我看第一个，就是他的令郎不行。”便对他们弟兄道：“我看你令昆仲，都有一样高尚的嗜好。老二是喜欢发表作品，大概总和朋友组织了一种什么社，发刊了许多刊物。老三呢，不必说，是喜欢体育的。但不知道老大喜欢什么？”富家驹笑道：“要说嗜好，样样都有，可是没有什么专门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要什么紧，可以直言无隐。”富家骥道：“他喜欢听戏，我们一家人，都叫他戏迷呢。”杨杏